

骥骥一跃·湘湖春晓

新春征文选登

打年糕

文/陈洪兴

做年糕的粉蒸得透透的,趁热铲入石臼,打年糕的重头戏便开场了。两人搭档默契十足,一人抡石锤或木槌,扎稳马步,手臂发力,锤子高高扬起再重重落下,砸在温热糕团上,“卐卐”的闷响是腊月里最动听的乐章,声响越烈,年味便越浓;另一人眼疾手快,趁着锤起的间隙,双手沾凉水,快速翻动糕团,经反复捶打、反复翻转,松散的粉团渐渐变得紧实软糯,能拉出长长的银丝,才算打得地道。围观者不时叫好,孩童们围着石臼周边,蹦蹦跳跳,伸手想摸温热的糕团,又被大人笑着拦开,那份雀跃欢喜场景,是寒冬里最暖的人气。

打好的糕团捧着铺着白布的方桌或长桌,众人合力拉扯、用扁担按压,压成桌面大小、四五公分厚的大年糕。刚压好的年糕带着余温,清香扑鼻,稍稍冷却后,用菜刀切成二十五公分左右宽的大块,这样分切成四五块搬回家,由家人再切成长条小块,晾干,放入清水的缸或罐子里,这样,东片的年糕便做好了。它虽没有如今市面年糕的圆润光滑,却带着手工的朴实质感,一口咬下,软糯中藏着杂粮清甜,越嚼越香,满是纯真乡味。

那时打年糕不论斤两,打一打,称为“一蒸”。一蒸便是十五到二十斤粮食。家境宽裕些的打两蒸,够吃到来年开春;多数人家只打一蒸,省着慢慢品;子女多、日子拮据的,打不起年糕,全靠邻里送几根小块年糕,也算沾了年味过年了。东片人向来淳朴,谁家年糕打得多,总会给邻里分上一些,一根年糕串起邻

里情,让清苦日子多了几分暖意。

打年糕的场地昼夜不息,有经验的老农分班轮换,人歇活不歇,只收五角钱的加工费。腊月寒风刺骨,现场却热气腾腾,排队的人或闲聊,或帮着烧火,脸上都带着笑意,满心都是对新年的期盼。要打年糕的队伍从白天排到黑夜,通宵达旦,直到年三十,石臼里的声响才渐渐停息。那一阵阵年糕捶打声,是对旧岁的告别,更是对新年的期盼与祝福。最开心的莫过于孩童,围着石臼穿梭欢笑,师傅们总会揪一小块热糕团递过去,软糯香甜入喉,便是童年最幸福的滋味。

如今已是2026年,日子过得愈发红火,超市里的年糕琳琅满目,样式精致,但现在回忆童年时的打年糕的场景,总觉得少了些过年的味道——少了石臼捶打的厚重声响;少了柴火燃烧的烟火气息;少了邻里排队的热闹;少了清苦岁月里对一口香甜年糕的珍惜与眷恋。萧山东片的沙地早已换了新颜,可刻在骨子里的年味从未改变,人们那份乐观豁达的性子,对美好生活的追求,也从未停歇。

年味里,最念的还是东片的杂粮年糕。它藏着沙地的水土风情,藏着岁月的悠悠过往,藏着邻里温情与孩童欢闹,更是萧山人心里化不开的乡愁与期盼。年味不仅是糕点与山珍海味,更是一份刻在记忆里的浓浓乡情味。愿这藏在烟火里的温情,代代相传,岁岁绵长。

年味与故人

文/赵显一

大姨父是县城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人,和蔼可亲,爱喝酒,正月初四来我们家,他和我爸爸从陈年旧事到国家大事,谈论个不休。大姨父喝到脸上泛红,便会给我讲一些故事,武松打虎是年年必讲的。大姨父还会吹口哨,把右手拇指、食指并拢放进嘴里,俯下身子像要做功夫,呼啸一声,清脆响亮,我学了很久也没有学会。大姨父是厂里的高级技工,带出了好多徒弟,年年都是车间的先进工作者。

正月里待客,每家每户几乎相似,上午10点不到到点心,年糕、粽子切块装盘,蘸糖吃,会喝酒的,要配几个冷盘下酒。中午十一点半,开始正餐,妈妈拿出虾油鸡、元宝鱼、勒笋肉等招牌菜,外加几个热气腾腾的炒菜。元宝鱼就是红烧鲢鱼,除夕夜祭过祖宗后,就放进橱柜里,亲戚来了,餐餐必上桌,大家仿佛都心照不宣,很少有人开筷。

春节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,外太公来了,他是我爷爷的老丈人,带着他的大孙子,我的表叔。我奶奶早逝,外太公每逢春节必定要来我家住上几天,妈妈热情持家,担起孝道,把外太公服侍得妥帖。外太公叫我妈妈“阿大”,我爷爷也一脸高兴,亲密和谐的翁婿关系,直到外太公过世。那时我虽小,但外太公慈祥的面容、走路弯着腰的模样,我始终记得。

一个春节下来,我的新衣服的领口、袖口变得油光丝滑起来,妈妈叫我一声“油博士”,拿去洗好。转眼,开学季

在东片沙地的年俗里,最是离不开那方热腾腾的杂粮年糕。

萧山人过年,从来藏着刻在骨子里的乐观与豁达。60年代,粮食统购统销,城镇居民月定粮二十五斤,粮票是过日子的硬通货;农村人家靠稻麦玉米地瓜果腹,日子虽紧巴,一进腊月,无论城镇居民和农民,打年糕便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。萧山南北片打年糕,因水土不同各有风味:南片稻田丰盈,晚米做的年糕莹白软糯;瓜沥、坎山、长山及北塘河以北一带,是钱塘江滩涂淤积的沙地,习惯称为“东片”。由于当地地质关系,只种玉米、高粱、小米等旱地杂粮,年糕便有了一份独特的褚红与淡黄。褚红年糕是高粱掺少量晚米磨粉制成,红得醇厚味甜;淡黄年糕以小米或玉米配晚米,黄得温润清香,这两色年糕,是东片人走亲访友的年礼,也是与南片亲友白米年糕互赠的礼节,一来一往间,串起溫馨的亲情,也酿出了萧山独有的年俗风情。

东片打年糕,从无固定场地,村头晒场、闲置空屋,或寻一处平整空地,便能支起年末满场热闹:核心物件是一只青灰或白色石臼,像放大数倍的石头碗,直径足有八十公分左右,石身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,纹路里藏着往年的米香与欢笑。再搭起临时灶台,蒸架铺好纱布,杂粮粉加少量晚米粉,用水拌匀铺入架中,柴火在灶膛里噼啪燃烧,火苗舔着锅底,热气裹挟着杂粮的清香漫开,飘得全村皆知,大人小孩循着香气赶来,打年糕的队伍便在冬日暖阳里排起了长队。

过年的脚步声近了,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:掸尘挑水,做年糕、裹粽子,妈妈去肉摊上买来条肉,宰鸡剖鱼,祭祀完后,当勒笋烧肉、虾油鸡的香气在屋檐下飘散开来,年就这样实实在在地来到了眼前。除夕夜,爸爸搬来那张长条形的小桌子,放在八仙桌旁,让我和妹妹坐上去,和爷爷、父母一起分岁吃饭。饭后,妈妈会给我们几毛钱的压岁钱,我迫不及待拿出一封“百子炮仗”,拆开了一个一个一个地放,火星溅在地上像撒了一把碎金。然后钻进爷爷的被窝,想着明天的新衣新鞋,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大年初一一般在家里,早上吃过妈妈煮的汤圆,和邻家孩子们追逐嬉闹,有时会跟大人们去村里大会堂看草台班子唱社戏。初二一早,和爸妈去外婆家拜年——那是最热闹的聚会。二舅和小姨还没成家,特别是小姨,只大了我们几岁,还有大表哥二表哥,热热闹闹过上一天。初三那天,我们去大姨家。大姨父的哥哥“田伯”,一位老实巴交的单身汉,每年初一一早从围垦徒步而来,中午时分走到表哥家。田伯不肯闲着,帮大姨家搓草绳,整天难得说上一句话,仿佛搓草绳是他的全部。我和两个表哥玩累了就坐在田伯旁边陪他,看他微微的笑,他搓的草绳结实、紧密,常被用在房前屋后的篱笆上。

我的童年,在20世纪80年代。那时日子清贫,物质也格外匮乏,年味却浓得化不开。拜年,便是我们孩子最翘首以盼的事,既能穿上崭新的衣裳,收到长辈递来的温热压岁钱,又能见到久违的亲人和玩伴,将冬日的清寂,尽数酿成满心的欢喜与人间的热闹。

那热闹,是从一包包年礼开始的。那时拜年,没有各式各样的精美礼品,唯有朴实的散装果品糕点:荔枝干、蜜枣、雪片糕、芙蓉糕,皆是寻常日子里难得的甜。我总跟着母亲去副食品商店置办,看着店员将我们挑好的果品,用杆秤细细称准,再取两张草纸衬着油光纸,包成上宽下窄、两侧对称的梯形礼包,又用柔韧的席草横竖扎成十字,牢实又好看。最后往纸包上覆一张红通通的兆头纸,一抹喜庆便跃然纸上。包纸包的间隙,店员总会多放两颗荔枝干、三颗蜜枣,母亲便顺手塞到我手里,那点意外的甜,我总要攥着跑去分享给隔壁的伙伴,让一份欢喜,酿成满巷的甜。

带着纸包里的甜与期盼,我们便向山里出发了。从懂事起,我每年都要跟随母亲到乡下的外婆家拜年,从未间断过。外婆家离我家有20里路,要坐一个小时候的车,下来还要走一个小时候的山路。记得有一年,刚下过雪,路滑泥泞,却丝毫没有打消我们拜年的热情,因为途中总有意外的风景。路过毛竹林时,积雪突然从枝头簌簌落下,惊起一群啄食的麻雀,扑棱棱飞散在雪色里;路过山崖边,我总爱扳断悬壁垂下的冰凌当宝剑玩耍;行至结冰的冬水田,更是忍不住踩着冰面滑上几步,即便摔倒了也不觉得疼,反而咯咯笑着在雪地里滚成一团。

当气喘吁吁地望见外婆家的屋檐时,所有的疲惫化作了雀跃。到了之后,我们先给老人躬身拜年,递上拜年包,再挨个儿往大舅、二舅、三舅家走。每到一家,大人们总要端上自家采摘的高山云雾茶,摆上花生糕点,热情相迎。不消片刻,又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长面,里面还卧着两个黄灿灿的荷包蛋,未等正餐,肚子已被填得鼓鼓的。

白天的喧嚣过后,夜晚有另一种深邃的快乐。夜里,长辈们围坐堂屋,闲话家常,我们几个小孩便聚在院中嬉戏,放鞭炮、踢毽子、捉迷藏,欢声笑语漾满整个院落。舅舅家隔壁的伙伴总爱寻我玩,笑称看“城里人”,他们稀罕我身上崭新的过年衣服,更爱听我讲城里的新鲜趣事,一聊一玩,便到了大半夜。外婆家坐落在半山腰,夜深人静时,走出房门便能听见阵阵松涛,抬眼仰望,星光璀璨,瓦蓝的天幕与黑黝黝的山坳浑然相融。左邻右舍的窗棂透出昏黄的灯影,隐约还能听见院落里的笑声喧哗,仿佛大山深处,满是远道而来的客人,满是岁岁年年的温情。

这样的快乐总要持续三五天,而离别,让所有情感沉淀得格外浓稠。临走的那日,外婆把我叫到她的卧室,从衣柜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纸包递给我。一张崭新的五元纸币,握在手中心竟是沉甸甸的。在那个贫穷的岁月,五元已是不小的数目,那是外婆一年到头起早摸黑攒下的心意,她把满心的爱与期许,都给了我这个唯一的外孙。那天,外婆紧紧攥着我的手,送了一程又一程,千叮万嘱嘱咐,让我们路上慢些再慢些。她不时用大襟衣裳的袖子擦拭着眼角的不舍,而我竟也腿如灌铅,挪不开脚步。母亲几番劝她回去,她却依旧站在高高的土堆上,一动不动地目送着我们远去。多少年了,我始终忘不了那一幕,这份人间最真切的依依不舍,恰似一缕光,一抹暖阳,永远温暖着我。

如今,那悉心捆扎的纸包,早已被精致的礼盒取代;山高水远的奔赴,也化作屏幕前即时的视频通话。一切似乎更轻更快了,却少了些沉甸甸的温度。可我总是念着儿时拜年的美好,那浓得花不开的亲情与友情,如一缕如纱似梦的乡愁,轻轻萦绕在心头,始终抚慰着我从故乡走向远方的心灵。

儿时拜年,藏着最深的年味

文/陈伟雄